

穆斯林世界政治体制的殖民地化遗害



《古兰经》和“圣训”，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穆斯林政治和道德行为的指南。先知穆罕默德及门弟子用他们的生命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公社，并以此作为伊斯兰国家和世俗社会的蓝图，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远不止是一位使者，更是一个国家的奠基者。在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继任者时代，所有的穆斯林都属于一个基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共同体，在那里信仰和政治不分离。伊斯兰从阿拉伯半岛扩展至北非，从整个中东延伸到亚欧大陆。从历史上看，伊斯兰已经是各个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帝国建立的思想基础，其中包括伍麦叶王朝（661–750）、阿巴斯王朝（750–1258）、奥斯曼帝国（1281–1924）、萨法维王朝（1501–1722），以及莫卧儿王朝（1526–1857）。在每一个伊斯兰帝国和苏丹王朝，伊斯兰始终是国家的法律、政治、教育、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基础。

伊历11世纪，伊斯兰世界遭受了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袭。他们并没有把伊斯兰征服，相反，作为征服者他们进入了伊斯兰世界，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都信奉了伊斯兰。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伊斯兰从西方中发生了转型。19世纪和20世纪，欧洲人发动军队开始殖民穆斯林世界，但他们没有像突厥人和蒙古人一样归信伊斯兰。第一次，穆斯林政治被欧洲帝国——俄罗斯、荷兰、英国和法国所征服。

20世纪的两大主题是：欧洲殖民主义和穆斯林争取独立。殖民主义的遗害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殖民主义从此改变了穆斯林世界的行政地图。殖民主义开始瓜分统一的穆斯林世界，并绘制各种不同的国界，指定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在西、北非、黎巴嫩和叙利亚，英国人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拉伯湾、印度次大陆、马来西亚和文莱；荷兰在印度尼西亚。他们取代了穆斯林的教育、法律和经济制度，并挑战穆斯林的信仰。殖民地官员和基督教传教士成为了欧洲殖民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士兵。基督教被殖民主义者视为凌驾于伊斯兰及其文化之上的宗教文化。这种态度从1883年至1907年时任英国驻开罗法律顾问克罗默勋爵的声明中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伊斯兰已经彻底失败。伊斯兰始终使妇女地位低下……它允许奴隶制……它往往对其他宗教不宽容……”

欧洲殖民主义取代了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法的自我统治，而伊斯兰教法自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就已经存在，远远早于他们的欧洲领主。殖民主义者就是近代的十字军——

基督教徒战士，与他们的军事侵略随之而来的还有文化侵略，根除伊斯兰曾是十字军侵略的目标之一。法国人说，他们的战斗就是：十字对抗新月。这一次，惟一的区别是，欧洲人的到来不是用骑兵和长剑，而是拥有一个由基督教传教士和传教组织，如学校、医院、教堂组成的特殊军队，其中许多至今仍残留在穆斯林国家。法国查封了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清真寺，并将它变成了圣菲利普大教堂，尖塔上竖着法国国旗和十字架，象征着基督教的统治。^[1]

穆斯林世界与西方殖民统治数百年的长期斗争之后，又是欧洲列强的独裁政权。缺乏稳定状态，导致很多人质问，伊斯兰是否拥有公民社会与法制。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历史和政治比宗教更有效应。现代穆斯林国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且他们深受欧洲列强的控制，为西方利益服务。

在南亚，英国将印度次大陆划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并将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地区使两国各持一部分。由此造成的冲突，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战争，东、西巴基斯坦之间的内战，并导致孟加拉国的创建，以及时至今日的克什米尔人反对印度统治的冲突。在中东，法国从叙利亚的一部分创建了现代的黎巴嫩，英国在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划分国界，并创建了一个称为约旦的新政体。他们同时创建了一个新的国家称为以色列：驱逐当地的非犹太人，占领曾属于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土地，使之听任于外来的犹太当局。这样的任意设立边界从而滋养了种族、地区，以及宗教冲突，其中包括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内战，叙利亚占领黎巴嫩，因萨达姆·侯赛因声称

科威特领土而导致的海湾战争，以及巴以冲突，这些我们都将会做进一步的阐述。

二十世纪中叶，穆斯林世界纷纷脱离殖民统治而独立之后，开始借用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型来代替伊斯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创建不合乎社会制度的过度拥挤的城市，从而导致高失业率、政府腐败，以及贫富差日益加大。西方化没有带来高质量的生活，反而导致传统的家庭、宗教，以及社会价值的衰退。许多穆斯林谴责西方的政治与经济发展模式是道德败坏和精神不振的渊源。

未选举的政府，其领导人是国王、军人或前军官，他们统治着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国家。国家权力过分地依赖于安全部队、警察和军队，集会、言论和媒体的自由是极其有限的。许多的穆斯林国家施行威权体制文化，反对公民社会和出版自由。

那些新型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受集权统治的影响外，欧洲和后来的美国，与独裁政权伪造亲密联盟，纵容和支持他们的非民主方式，以换取或确保西方攫取石油和其他资源。

当人们自问，为什么穆斯林世界暴力、动荡延绵不断，其答案一定能够在该地区的殖民地化中找到，不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因此，任何未来的成功都取决于回归到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所有的事物都依照伊斯兰来支配的社会。

Footnotes:

[1] 一些早期的帝国主义政策是，殖民主义者不仅掌管经济，而且控制宗教和文化议程。例如，法国试图取代伊斯兰文化，其他措施还包括掌控伊斯兰法院，抑制许多穆斯林机构。将阿尔及尔大清真寺改造成圣菲利普大教堂之后，阿尔及尔大主教宣布了一项传教计划，即把穆斯林从“他们原宗教出现的懒惰、离婚、一夫多妻、盗窃、土地公有、狂热，甚至同类相食的罪恶”中“拯救”。阿兹姆·A·纳吉：《穆斯林年鉴》（美国底特律：大风研究出版，1996年版），第123页；亚瑟·小哥德史密斯：《简明中东历史》，第三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西部视野出版社，1988年），第231页；约翰·L·埃斯波西托：《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三版，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法瓦兹·A·格杰斯：《美国与伊斯兰政治：文化还是利益冲突？》（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